

# “成年人的少年宫”，挤满了90后

## 有的项目1700人抢30个名额，有人甚至愿意下班后坐高铁来

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期待周三的到来。”24岁的杭州小伙尤嘉豪说，每周的这一下班后，他都会跨上单车，从东新路出发，骑行40分钟来到位于西湖文化广场上的浙江省文化馆——上夜校。就在几周前，他抢到了每周三晚七点的美妆班名额，“我们整个办公室都在抢这个夜校课，只有我抢到了。”

尤嘉豪口中的“夜校”，是浙江省文化馆今年9月开设的“文艺赋美”全民艺术学堂秋季公益课程系列，除了人气值最高的美妆班，还有大提琴、小提琴、拉丁舞、杭州话普及、整理收纳、京剧、盘扣技艺等69门课程，都有专门的老师来培训。

这些课程全部是公益免费的，每门课程共8节课，每周一节，人气最高、需要拼手速抢的课，主要集中在每天晚上7:00~8:30黄金时间段，所以被很多人称为“夜校”。

白天上完班，晚上接着上课，夜校成了杭州年轻人的时髦玩意。

### 夜校是成年人的少年宫

尤嘉豪还是从同事嘴里听说的“夜校”这件事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夜校的课程居然这么难抢。

这些公益课程系列通过“浙里文化圈”小程序报名，录取结果采用随机摇号方式产生。据浙江省文化馆数据显示，仅美妆班招生的30个名额，就涌入了1700人报名，录取比例56:1。来上夜校的，大部分是尤嘉豪这样的90后年轻人。

事实上，如今一课难求的公益课程，从2014年开始就有了，浙江省文化馆每年春、夏、秋三个季度，都会开展公益课程培训，面向社会招生。只是在过去，来参加此类培训的大多是年龄偏大的市民以及青少年。

今年，情况变了。白天上班，晚上上课，这些课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和年轻人。

浙江省文化馆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，明显感受到从今年秋季班开始，来参加培训课的年轻面孔增多了，尤其是晚上的课，90%以上是90后群体，甚至还有00后。

“甚至还有嘉兴、湖州的年轻人，愿意每周下了班以后坐高铁过来上课。”这届年轻人对课程会表现出如此大的渴望与热情，是周平完全没料到的。

不只在杭州，上海的“夜校”最近也火出了圈。同样在今年9月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开设的“上海市民艺术夜校”秋季班，共有65万人在线“抢”1万个课程名额，全部“秒空”。报名的学员中，同样是年轻人占了大多数，大家就像抢演唱会门票一样，抢着下班以后去上夜校。话题“年轻人为什么抢着上夜校？”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。

网上有人说：“这是属于成年人的少年宫，课上的那种松弛感可以用来熨平生活的褶皱。”

### 志趣相投 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成了同学

西湖文化广场C区4楼，浙江省文化馆专门在这里设置了几间培训教室。上周三晚上7点，记者走进了美妆班教室，看到一共有30位学员，29位是女生，唯一的男生就是尤嘉豪。

尤嘉豪是个运动型阳光男孩，在杭州一家医院工作。上课前，他特地去洗手间洗了把脸，“刚骑车过来，脸有点出油出汗了，洗清爽等下好上妆。”

为什么会选美妆课？“就是想学，经常会刷到一些美妆小视频，妆前妆后对比像换头一样神奇，很感兴趣，反正来这里怎么也比下班以后躺家里打游戏强。”尤嘉豪说，男孩子化妆主要就是面部底妆和眉毛，第一次课在自己脸上涂完粉底液的时候，真的跟开了美颜一样。

在“夜校”，素不相识的人们坐在教室里，好像重回学校课堂，变成了同学。尤嘉豪还自告奋勇当上了美妆班班长，在一次课中，获得了更多自信和快乐。每节课，他都会拍许多课堂照片、视频，发到班级



京剧班的学员咬着筷子练习发声



美妆班的学员们在练习化妆技巧



上世纪80年代青年夜校

群里，“大家一起点评互动，同学之间这种氛围很好。”

美妆班的老师黄滢是国家高级化妆师、美容师，白天档期排得很满，但她也珍惜每周这一个半小时的夜校授课时间，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每周能准时赴约，她也感到轻松愉悦。

今天这节课的教学内容是今年秋季大热的“美拉德妆”，95后学员王璐逸被选上台，当起了模特。

黄滢一边教学一边示范化妆步骤，打造完半边精致妆容后，她示意王璐逸可以在教室里面走一圈展示一下。“这泪沟是怎么填没的？”“你五官好立体，老师这样一弄，眼睛看上去更大了。”好几个同学想看更仔细些，都围上来盯着她的脸反复研究，一堂课下来，王璐逸感觉自己多年的“社恐”都要被治愈了。

在这里，起初谁跟谁都不认识，你在一个班里甚至找不出两个相同职业的学员。但因为志趣相投，每周固定的一个晚上，这些从城市四面八方赶来的人聚到一起，度过了特别的“夜校”时光。

### 工作以外 每周有可以期待的事情了

美妆班的隔壁教室在上小提琴课，时不时会从走廊传来婉转悠扬的琴声。小提琴等乐器是免费提供给学员使用的，很多人下了课也会主动要求留堂，就是想多练练。

“以前是带孩子去培训班学琴，现在换自己来了。”李女士是85后全职妈妈，上小提琴课的这个时间点，正是她平常在家收

拾完厨房，开始陪女儿写作业的时间。“我小时候就很想学小提琴，一直也没机会，现在来上课的时候，娃就给她爸爸带。”李女士说，8次课学完肯定也不能拉得多厉害，但这里没有考级压力，拿起琴就觉得轻松自在，从长远来看，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在滋养自己。

备受追捧的热门课程，还有周五下午的“整理收纳班”。授课老师张瑛就是一名职业收纳师，这也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兴职业。每节课上，她都要跟学员们反复强调收纳的本质，即平衡人、物、空间的三者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别看就是收拾一下屋子，既要干净整洁又要科学合理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

除了各个年龄段的全职妈妈，课堂上还有不少经常居家办公的人。28岁的小千是一名职业漫画师，“没有什么特别理由，就是想把家里好好整理一下。”小千说，毕竟自己每天大量的时间都待在家，偶尔点外卖，但更多时间是自己做饭。在她看来，无论是卧室还是厨房，家里的每一处空间如果能让物品各归其位，这种秩序感，温暖又治愈。

###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杭州就有“夜校”了

“夜校”这个词其实极具年代感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就曾在全国风靡一时，当然也包括了杭州。

这是属于一代人的记忆。改革开放初期，考大学难，一些已经就业又渴望继续深造的年轻人，会在下班后，参加电大、夜大和函大等继续学习充电。

今年60岁的老沈，就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过杭州市总工会组织开办的夜校。老沈说，当年他在杭州塑料制品厂工作，下了班，厂里很多年轻人都是骑着自行车赶去上夜校。当时，浙江省总工会、杭州市总工会都组织开办夜校，还有许多大学也开设了夜大。

“工会的夜校学费不高，象征性收取一些，单位也鼓励你去读夜校，会帮你报销学费。”老沈回忆，跟现在以文艺兴趣类为主的“夜校”课程不同，当年夜校主要是教学科类的，如初高中大专的语数外等课程，也有一些提升专业技能类的课程，如电工知识、电子技术、机械制图、模具设计等，都有对应的结业考试，还会发正式文凭。

很有缘分的是，老沈和自己的爱人相识，也是在夜校里。“我们当年夜校教室里有一架脚踏风琴，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会上去弹曲子，成功吸引了她的注意”。

在那个互联网和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，夜校除了能学知识技能，同时还具备了强大的社交属性，为那个年代的年轻男女拓宽了交友圈。浙江省文化馆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说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夜校这种形式的实质，都承载着一代年轻人在繁忙工作以外所释放出的青春活力，是大家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和需求。在上课的这一至两个小时里，今天的年轻人也开始像当年的年轻人那样，走进生活，走进自己的内心。（来源：都市快报）